花蓮在地文學作家圖像之八

春城 無處不飛花

黃春明給本書作者的信

劉春城

簡介

本　　名/ 劉廣元
籍　　貫/ 台灣花蓮
出生日期/ 1942年9月5日
學 經 歷/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曾任中學教師、中國電視公司業務部企劃、雜誌社編輯，《動腦》、《休閒生活》雜誌顧問，40歲以後始環島旅居，並專事寫作。
文學風格/ 劉春城的創作文類有論述、小說及傳記。1984年在《新書月刊》撰寫《黃春明前傳》後，開始受到文壇矚目。劉春城的作品充滿寫實趣味，善以諧而不謔、溫柔敦厚的筆調為文，他的小說內容以鄉土為主，描寫小人物的生活情態與奮鬥過程，特別給人一種有血有淚的融入感，蘊涵了對人世的溫柔情懷。論述有大角度，重點在探索臺灣文學的世界，發現其主體性。

（資料取自臺灣文學館）

大事紀

◆民國38-43年　就讀玉里國小。
◆民國44-51年　就讀花蓮中學初中部、高中部。
◆民國55年　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民國57-59年及61-69年　兩度執教於花蓮中學，熱情指導學生創作，邱上林、林宜澐、吳鳴、陳克華皆受其潤澤，曾任「花蓮青年」、「花中青年」主編。
◆民國74年1月　自印長篇傳記《愛土地的人-黃春明前傳》，圓神出版社於民國76年6月再版。
◆民國75年1月　自印小說《不結仔》，圓神出版社於民國76年6月再版，藝術學院首屆畢業舞展「少年仔」及電影「長大的感覺真好」原著小說。
◆民國77年5月　《慈雲悠悠—達進法師八十自述》，圓神出版社。該書由達進住持親自口述，劉春城先生撰述，曾於《中國時報》副刊連載。
◆民國78年　作品《不結仔》改編為電影「長大的感覺真好」，由知名導演李岳峰執導。
◆民國79年9月　出版短篇小說集《妹妹揹著》，遠流出版公司。
◆民國81年7月　出版文學評論著作《臺灣文學的兩個世界》，派色文化出版社，榮獲民國82年最佳評論家首獎。
◆民國83年5月　作品《蓮花韻事》，晨星出版社出版，並榮獲聯合文學評為最佳好書。
◆民國93年5月　《蓮花韻事》再版，晨星出版社。
◆民國101年3月　東村出版社再版《不結仔》。

〈為人作嫁--劉春城印象〉－黃武忠

和劉春城認識，大約是在民國七十四年，他正在新書月刊連載「黃春明前傳」時，於新書月刊編輯室碰面的。他第一次帶給我的印象是：「個性堅毅執著，善於表達、邏輯思考清晰，對文學充滿熱情。」這些初次印象，在後來多次的見面長談，進而成為相知的朋友後，證實我的判斷正確。因為：
他，毅然辭去教職，從事文學工作，試圖去做一個職業作家。
他，流暢地完成了《黃春明前傳》、《慈雲悠悠--達進法師八十自述》等傳記。
他，從事小說創作，也做台灣文學觀察、寫評論，另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寫作計劃。

由於他對文學工作的執著與投入，每一件作品都對社會，甚至文壇產生了影響力。吳錦發在〈劉春城的世界〉一文中，開頭就如此地介紹：
「劉春城是近年崛起台灣文壇的一個特別的名字，他科班出身，創作與理論兼擅，小說、傳記、報導、評論、新詩、散文都寫。他也特立獨行，自許並非一個地方主義者，卻肯定一個作家描繪本鄉本土乃是天經地義責無旁貸，因此他默默地專事寫作，全力投入台灣文學創作及本土文化評論工作，又經常應邀演講，參與各種文藝營、寫作班講課。他在創作、評論，和文學推廣多方面的努力，已逐漸在台灣文壇發揮出一個作家的影響力。」

民國七十四年，當他寫「黃春明前傳」時，即引起文壇的注意，七十五年結集出書時，文訊並為這本書召開一次座談會，與會作家與評論者對這本書的成就，都持肯定的意見。當時我也參加這個座談會，會中我提出這樣的看法：
1、文字感染力強。
2、提供黃春明作品的背景故事，使讀者更能瞭解黃春明的創作歷程，進窺其作品深層的意義， 也提供了評論家許多關於黃春明的寶貴意見。
3、掌握了傳主人物性格的轉變；本書，使人容易聯想起他的作品。

我所提的這三點意見，固然是劉春城所寫的《黃春明前傳》中，所歸納出來的意見，但是卻是以我對黃春明作品和其人的瞭解為基礎所歸納出來的。黃春明的小說作品中，許多人物背景和農村生活，都是我熟悉的土地和人們，因此，感受極深。於是熟讀他的作品之外，還廣泛的蒐集有關黃春明的文學資料。那年有幸，在我的老師瘂弦先生引薦下，參加聯合報三十年文學大系的編輯工作，我負責小說部份，每天到報社讀副刊，從其中選出代表性的小說，三十年的副刊，足足看了半年時間。這期間發現許多黃春明早期的小說，而這些小說大多未選入後來的集子中。讀了這些作品，對黃春明又有了更一層的認識。

後來，劉春城寫《黃春明前傳》時，我們每次見面都談黃春明，從他的作品、個性、所留下的有關資料等，談得相當投緣，彼此也得到相當大的互補，尤其是在劉春城完成這本書後，使我再次加深對黃春明文學世界的瞭解。基於這樣的瞭解和以一個《黃春明前傳》讀者的立場，提出上面的三點看法，不知是否正確？我們且聽聽劉春城說說，他寫作這本書的立場。他說：
「《黃春明前傳》我寫了兩年，不上班日以繼夜的寫，一心只想把它寫活寫真，所有的寫法都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因為黃春明是當代作家，他還活跳跳的活在那兒，沒有理由同那些死板的章法把他寫得毫無生氣。像他這麼生龍活虎的人，想寫得懨懨無趣也不太可能，他的朋友、讀者那麼多，也不會答應的。這本書是我創作之外的業餘研究，雖然得到了慷慨的佳評，我認為把它儘量寫活寫真還是自己比較滿意的地方。我是以一個讀者、朋友和觀察者的立場寫黃春明。」（詳見「文學與鄉土之愛--專訪劉春城」一文，耿校超作。）

黃春明拍攝「菜刀會」時，出外工作的勁裝 王榮文 攝
黃春明給本書作者的信

但，經我三讀《黃春明前傳》的感受，劉春城不僅寫活了黃春明，其文中常暗藏「筆法」，字句中自有褒貶。尤其在引述評論家文字時，常有自己意見，可說「批評中的批評」。劉春城，他一手寫傳記、一手寫小說，傳記固然是一個人的生長歷程，但小說「不結仔」，也是在記述這個人物的成長過程，這兩者之間，究竟劉春城如何去取捨呢？他說：「傳記是寫真人真事，而小說是述說虛擬的人生，就是本此原則來寫傳記或創作小說。」這兩者都是劉春城的最愛，他很堅定地說：「我要努力去做一個職業作家。」目前，他有很多寫作計畫，也正在寫傳記。他曾說：「總之，就是寫，一直寫到活不下去再去上班吧！社會就是這樣，總有些不顧實際的人去做些笨事情，這一方面我從未聰明過，大概只有一路笨到底！」雖然這是他自我解嘲的一段話語，我們卻不難看出他堅持寫作的執著意志，他仍然會繼續寫小說，努力寫傳記，繼續「為人作嫁」下去。（資料摘錄自文訊雜誌）

作品賞析

〈說故事人的姿態--劉春城《蓮花韻事》〉－王浩威

《蓮花韻事》這本小說由六篇可以獨立閱讀的短篇小說，再加上一篇前記〈到後山去〉所組成。從前言開始，作者已近乎吆喝的聲音，用各種交通工具的逼近，引導著讀者將目光帶向了一個從作者口中所塑造成形的城鎮，稱為蓮花鎮，「一塊充滿著新生和希望的夢土」。所有人生的絕望，「無地開墾的農夫」、「通緝的罪犯」、「走投無路的商人」、「出走的男女」，都到了這一塊「遙遠的最後之土」。於是，各種人物陸續登場：有剛到台灣的外省警察趙組長，有靠木材發跡的流浪孤兒，有福山的唐山表兄，有平埔後裔人稱紅毛番的潘月雄；……各種人的分類在這裡產生了不可思議的重組，產生了傳奇一般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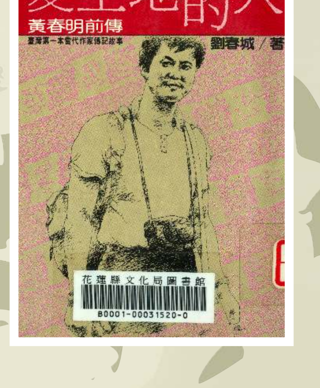
劉春城所擅長的其實就是說故事的姿態。對他而言，這一個蓮花鎮所號稱的三百年歷史也許無法全然涉及，但，至少這個小鎮真正崛起的近七、八十年都是他極為熟稔的。這個鎮上的生計，從街上的店鋪、山上的伐木和採樟腦油、外地人在山裡的種薑方法；或是各種交通工具，里阿卡（板車）、輕便車（載甘蔗的鐵路平台車）、三輪車……，這一切日常生活極其細微的瑣碎，構成了四〇年代舊日社會的細膩氛圍。

然而，這樣的舊日氛圍，卻又不同於一般的懷舊。在這裡，沒有對過去的懷緬渴望，將過去視為更美好時光的感傷。對作者而言，四〇年代就是創作的當下，是活生生的生態結構，最直接的生存慾望所構成的一個小宇宙。也因為這樣的敍述，在一個知識階層尚未誕生的城鎮裡，撇開了任何知識份子模樣的口吻，以近乎街頭巷尾閒扯的方式，任何非資訊時代的傳統社會都不可或缺的說故事人之姿態，從第一篇開始：「貴叔公瞇著細眼看向遠方，彷彿回到了遙遠蠻荒的傳說時代。」

當然如果我們細細考據，將可以明白在劉春城筆下的蓮花鎮，隱約就是花蓮縣玉里鎮的化身。從玉里到蓮花，這樣的轉換過程並非重塑史料準確的歷史記事；相反的，反而是進出在各種歷史的扭曲和擬實之間，來喚起情感層面的共同記憶。

對台灣的小說發展而言，鄉土文學的高峰早在論戰以前就發生了，留待後來者努力的，也許是像東方白《浪淘沙》這般知識階層的「家族歷史」，或是其他更多人所努力的「英雄史」書寫，劉春城卻採取了另一種方式，將注視的焦點從西部具有歷史傳承的城鎮移到無歷史或反歷史的後山邊緣。從知識階層的使命移到下層階級的慾望，於是，向來在鄉土文學中開始遭人詬病的一些陳腔濫調，包括懷舊濫情和悲壯使命，這時反而反轉為笑謔的幽默，另一種生命更深沉的聲音。同樣的，也因為這樣的反轉，我們看到了寫實主義的另一可能；在人的極端狀態，因為現實潛在的太多可能，反轉出近乎魔幻般不可思議但又極其寫實的情境。

從《不結仔》到《蓮花韻事》，我們可以看出這種從說故事傳統出發的寫實手法，在作者的筆下，開始成為更是運用自如的小說語言了。這樣一致但持續發展中的小說風格，有趣的是，幾乎是和他同樣是花蓮出身的兩位小說家—比他年長兩歲的王禎和，比他年輕十四歲的林宜澐—有著相近的特性，也就是文學評論家王德威在〈從老舍到王禎和〉一文所提到的，脫離了向來「涕淚飄零」的中國作家傳統，反而從敏銳的幽默和戲謔中走出了「笑謔傾向」。

劉春城，以悖離時代潮流的古老傳統，說故事人的姿態，開始建構一個台灣小說史上不曾有過的小宇宙。

（資料摘錄自聯合文學雜誌）